

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現代科技進步的確是一日千里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方便，但同時亦帶來很多煩惱。坦白說，對筆者來說，通訊科技變成了一個生活重擔，甚至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。從前電子通訊只有電子郵件，但今天卻是五花八門，這包括了短訊、語音信箱、Whatsapp、WeChat、Line、LinkedIn message、Facebook message、Twitter/X……。經常有人對我說：「昨天我在 XX 向你發放了一個信息，你有沒有收到？你為什麼不回覆？」從前筆者嘲笑經常望着行動電話的低頭族，但現在自己也變成低頭族的一員，為了閱讀和回答來自各個頻道的訊息，稍有空閒的時間，我便檢查電腦、電話。在某程度和意義上，我的生活已經被資訊科技控制了。

一直以來，筆者都有很多個電子郵件帳戶，但這個問題不大，因為我可以設定將所有郵件轉發（forward）到一、兩個帳戶。然而，現在不同類型的頻道卻不能互通，有些香港人完全放棄或者甚少使用電子郵件，WhatsApp 成為了主要頻道，有些大陸人只用 WeChat，有些台灣人只用 Line。要在各大頻道中保持溝通，我真是疲於奔命，而且，若果忽略了任何訊息，還可能引起了不必要的拖延和誤會。有趣的是，在只有電話的時代，我很少忽略了重要訊息，因為電話鈴聲響起，便會引起我的注意。如果我無法聽電話，我只需要稍後播放電話錄音機。但現在我會顧此失彼。



美國經濟學家、電腦科學家、197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·西蒙（Herbert Simon）在其 1969 年出版的《人工科學》一書中說：「信息太多和沒有信息一樣糟糕。」（Too much information as bad as no information）他還有另一句名言：「豐富的資料造成了貧乏的注意力。」（A wealth of information creates a poverty of attention）西蒙認為，人腦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，當我們收到太多信息時，我們可能會不知所措。1969 年並沒有互聯網科技，但當年西蒙所說正是我今天生活的寫照。

有幾個方法可以解決這問題：聘請一位私人助理，讓他替我追蹤所有頻道，若果發現有任何重要訊息，便馬上向我通告，不過，筆者暫時未有這個財力去聘請秘

書；第二個方法是關閉所有其他帳戶，只剩下一個；最後的方法是在其他頻道中故意不回答，迫使所有人用電子郵件跟我聯絡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請你跟我分享。

還有，很久很久之前，我有明確的下班時間、休假時間，然而，現在無論是何時何地，人們亦可以和我聯絡，換言之，我比以前更加忙碌，這種生活方式和許多人的預測大有出入。法國作家儒勒·凡爾納（Jules Verne）曾經在多部科幻小說中預測未來社會的形態。在《即將到來的族類》（1871）中，他想像在未來的社會中，機器能够完成所有工作，讓人們自由地從事休閒活動。步入 20 世紀，許多未來學家跟凡爾納一樣，以為科技能够提高效率，人的工作量便會減少，人們可以有更多自由時間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在某程度上這是真的，例如平均來說，法國人每周工作 35 小時，每年有五個星期休假，但在美國和東亞卻並不是這一回事，科技提高了效率和生產力之後，人們採用科技去做更多工作，結果花上更多時間。

筆者從事教育工作，現在一般學校都採用林林總總的教學科技，例如 Blackboard、WebAssign、Pearson MyLab、YellowDig、Camtasia……，我花在設定這些系統上的時間比準備課程內容的時間還多，若果不幸地系統出現問題，我還需要花時間去解決故障。我真的很羨慕從前老教授優哉游哉的工作和生活，從前備課十分簡單，只需要讀書，而不需要成為科技系統支援人員；在堂上他們只需要在黑板或者白板上寫上筆記，然後講解內容。現在教授的工作量比以前的繁重，問題是：現在學生的學習是否比從前更好呢？客觀數據顯示出剛剛相反的效果，學生的程度每況越下，而且回校率（retention rate）很低。

今年七月麥肯錫（McKinsey）顧問公司的一項研究估計，生成式人工智能（generative AI）和其他高科技將會在 2030 年至 2060 年期間令當今一半工作變成自動化。但我恐怕在可見將來，人工智能並不會令我們有更多閒暇時間，相信讀者已經知道原因了！物極必反！

2023 年 8 月 20 日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